

一九六

June 27, 31



蕙 的
汪



放
情
地
唱
呵

中華民國十一年八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五版

蕙的風（全）

每册定價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汪靜之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朱序

約莫七八個月前，汪君靜之鈔了他的十餘首詩給我看。我從來不知道他能詩，看了那些作品，頗自驚喜贊嘆。以後他常常作詩。去年十月間，我在上海閒住。他從杭州寫信給我，說詩已編成一集，叫『蕙的風』。我很歛羨他創作底敏捷和成績底豐富！他說就將印行，教我做一篇序，就他全集底作品略略解釋。我頗樂意做這事；但怕所說的未必便能與他的意思符合哩。

靜之底詩頗有些像康白情君。他有詩歌底天才；他的詩藝術雖有工拙，但多是性靈底流露。他說自己『是一個

『小孩子』；他確是二十歲的一個活潑潑的小孩子。這一句自白很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他的人格和作品。小孩子天真爛漫，少經人間世底波折，自然祇有『無關心』的熱情瀾瀾在他的胸懷裏。所以他的詩多是贊頌自然，詠歌戀愛。所贊頌的又祇是清新，美麗的自然，而非神秘，偉大的自然；所詠歌的又祇是質直，單純的戀愛，而非纏綿，委曲的戀愛。這才是孩子們潔白的心聲，坦率的少年的氣度！而表現法底簡單，明瞭，少宏深，幽渺之致，也正顯出作者底本色。他不用捶鍊底工夫，所以無那精細的藝術。但若有了那精細的藝術，他還能保留孩子底心什麼？

我們現在需要最切的，自然是血與淚底文學，不是美與愛底文學；是呼籲與詛咒底文學，不是贊頌與詠歌底文學。

可是從原則上立論，前者固有與後者並存底價值。因爲人生要求血與淚，也要求美與愛，要求呼籲與詛咒，也要求贊嘆與詠歌；二者原不能偏廢。但在現勢下，前者被需要底比例大些，所以我們便迫切感着，認爲『先務之急』了。雖是『先務之急』，卻非『只此一家』，所以後一種的文學也正有自由發展底餘地。這或足爲靜之以美與愛爲中心意義的詩，向現在的文壇稍稍辨解了。況文人創作，固受時代和周圍底影響，他的年齡也不免爲一個重要關係。靜之是個孩子，美與愛是他生活底核心；贊頌與詠歎，在他正是極自然而適當的事。他似乎不曾經歷着那些應該呼籲與詛咒的情景，所以寫不出血與淚底作品。若教他勉強效顰，結果必是虛浮與矯飾；在我們是無所得，在他却已有所失，

序 朱

那又何取呢！所以我們當客觀地容許，領解靜之庵詩，還他們本來的價值；不可但憑成見，論定是非：這樣，就不辜負他的一番心力了。

朱自清。揚州，南門，禾稼巷。

——二二，二，一。——

胡序

我的少年朋友注靜之把他的詩集『蕙的風』寄來給我看，後來他隨時做的詩，也都陸續寄來。他的集子在戎家裏差不多住了一年之久；這一年之中，我覺得他的詩的進步着實可驚。他在一九二一，二，三，做的雪花——棉花，有這樣的句子：

你還以為我孩子瞎說嗎？

你不信到門前去摸摸看，

那不是棉花？

那不是棉花是什麼？

媽，你說這是雪花，

我說這是頂好的棉花，

比我前天望見棉花舖子裏的還好的多多。

.....

這確是很幼稚的。但他在一年之後——一九二二，一，一八

——做的小詩，如

我冒犯了人們的指謫，

一步一回頭地瞞我意中人，

我怎樣欣慰而胆寒呵。

這就是很成熟的好詩了。

我讀靜之的詩，常常有一個感想：我覺得他的詩在解放一方面比我們做過舊詩的人更澈底的多。當我們在五六年

前提倡做新詩時，我們的『新詩』實在還不曾做到『解放』兩個字，遠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長套，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我們雖然認清了方向，努力朝着『解放』做去，然而當日加入白話詩的嘗試的人，大都是對於舊詩詞用過一番工夫的人，一時不容易打破舊詩詞的鐐銬枷鎖。故民國六七八年的『新詩』，大部分只是一些古樂府式的白話詩，一些擊壤集式的白話詩，一些詞式和曲式的白話詩，——都不能算是真正新詩。但不久就有許多少年的『生力軍』起來了。少年的新詩人之中，康白情 俞平伯起來最早；他們受的舊詩的影響，還不算很深，（白情 草兒附的舊詩，很少好的，）所以他們的解放也比較更容易。自由（無韻）詩的提倡，白情 平伯的功勞都不小。但舊詩詞的鬼影仍舊時時出

胡 序

現在許多『半路出家』的新詩人的詩歌裏。
便是一例：

平伯的小劫，

雲皎潔，我底衣，

霞爛漫，我底裙裾，

終古去敖翔，

隨着蒼蒼的大氣；

爲什麼要低頭呢？

哀哀我們底無儔侶。

去低頭！低頭看——看下方；

看下方啊，吾心震蕩；

看下方啊，

撕碎身荷芰底芳香。

這詩的音調，字面，境界，全是舊式詩詞的影響。直到最近一兩年內，又有一班少年詩人出來；他們受的舊詩詞的影響更薄弱了，故他們的解放也更徹底。靜之就是這些少年詩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個。他的詩有時未免有些稚氣，然而稚氣究竟遠勝於暮氣；他的詩有時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遠勝於晦澀。況且稚氣總是充滿着一種新鮮風味，往往有我們自命『老氣』的人萬想不到的新鮮風味。如靜之的月夜的末章：

我那次關不住了，

就寫封愛的結晶的信給你。

但我不敢寄去，

怕被外人看見了；

不過由我底左眼寄給右眼看，
這右眼就是代替伊了。……

這是稚氣裏獨有的新鮮風味，我們『老』一輩的人只好望着
欣羨了。 我再舉一個例：

浪兒張開他底手腕，

一疊一疊滾滾地擁擠着，

摟着砂兒怪親密地吻着。

剛剛吻了一下，

却被風推他回去了。

他不忍去而去，

似乎怒吼起來了。

呀，他又剛愎愎地勢洶洶地趕來了！

他抱着那靠近砂邊的小石塔，
更親密地用力接吻了。

他爬上那小石塔了。

雪花似的浪花碎了，——噴散着。

笑了，他快樂的大聲笑了。

但是風又把他推回去了。

海浪呀，

你歇歇罷！

你已經留給伊了——

你底愛的痕跡統統留給伊了。

你如此永續地忙着，

也不覺得倦嗎？（海濱）

這裏確有稚氣，然而可愛呵，稚氣的新鮮風味！

至於『太露』的話，也不能一概而論。詩固有淺深，
到也不全在露與不露。李商隱一派的詩，吳文英一派的詞，
可謂深藏不露了，然而究竟遮不住他們的淺薄。
裏：三百篇

取彼譖人，

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

有北不受，

投畀有昊！

這是狠露的了，然而不害其爲一種深切的感情的表現。如

果真有深厚的內容，就是直截流露的寫出，也正不妨。古人說的『含蓄』，並不是不求人解的不露，乃是能透過一層，反覺得直說直敘不能達出詩人的本意，故不能不脫略枝節，超過細目，抓住了一個要害之點，另求一個『深入而淺出』的方法。故論詩的深度，有三個階級：淺入而淺出者爲下，深入而深出者勝之，深入而淺出者爲上。靜之的詩，這三個境界都曾經過。如前年做的怎敢愛伊：

我本很愛伊，——

十二分愛伊。

我心裏雖愛伊，

面上却不敢愛伊。

我倘若愛了伊，

怎樣安置伊？

他不許我愛伊，

我怎敢愛伊？

這自然是受了我早年的詩的餘毒，未免『淺入而淺出』的毛病。但同樣題目，他去年另有一個寫法：

願你不要那般待我，

這是不得已的，

因你已被他霸佔了。

我們別無什麼，

只是光明磊落真誠懇摯的朋友；

但他總抱着無謂的疑團呢。

他不能了解我們，